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鄰女語

第四回 韓家垣美人枉送命 蒲台縣災戶哭求糧

話說不磨帶了金利，牽了馬匹，正要辭別那大漢出門，忽然想到老尼防身之言，忙道：「且慢，且慢！」那大漢倒吃了一驚。不磨見他動了驚慌之色，乃立足相慰道：「我並無別事相懇，還求壯士代我覓一枝玲瓏手槍，以備這一路上防身之用。」那大漢猝然對著不磨道：「你真是一個書呆子，不脫初次出門的行路樣子，不曉得這路上危險之處。你要是帶了手槍，遇著強盜看見了，他設了害你的陷阱，比尋常還要凶。遇著官兵看見了，定要拿你當個歹人，加上你私藏軍火的罪名，你這命就活不了。遇著到北方的外國人看見了，一定把你當做義和團，你這命也就白送在裡頭。我不曉得你乾甚麼的，要這手槍有何用處？你要是防綠林豪傑，你有了我的馬匹，他們見了，也不敢怠慢你；你要是防官兵，我看你這個樣兒，也不會把（給）官兵拿了去；你要是防外國人，我聽見你管家說，你又是一個精通洋務的。你要這個乾嗎？你快去吧！你去干你的。我要去養息養息，干我的事去了。」說著，就逼不磨主僕上馬，一揖而別，轉身便關門進去了。不磨在馬上歎息一回，不想今日草澤中尚有一二英雄，性情抗爽，倒比咬文嚼字的好多了。只可惜不曾讀書，不免鄰於粗魯。一面歎息，一面行走，不覺已離了王家營，漸入山東境界。只見平蕪一片，風沙茫茫，比到江南地面，迥乎不同，滿目中皆現一種淒涼之色。不磨是初出門的人，眼中看了，心中不覺動了憫惜之意，卻也說不出所以然的緣故。便要隨時隨地，細細打聽民間疾苦。

一路風餐露宿，一連走了幾日，就到了鄰城地面。走到將近城外，要去尋個棲身所在。尋來尋去，都是骯髒齷齪，不堪駐足，卻沒有清淨房屋可以容身。好容易尋著一家，只有姑媳二人開的客棧。房間雖小，倒覺得比剛才所見的一切旅店清潔好些。不磨就此下榻。叫金利拴上馬匹。自己跑到了客房，覺得精神疲乏，忙呼燒水沐浴。

那店東二人看見不磨二人沒有甚麼行李，初進門時，便有些不願接待之意。只是近來客商走濟寧那一道的少，一家所倚，又只有這筆買賣。心裡想著，就借一個題目來問不磨道：「客官，你是望那裡去的？兩位有何公幹？怎的這般匆忙，連行李都不多帶？客官告知我明白，以便今夜稟明這裡查夜的官員。現在我這個山東地方，比不得從前。因為北京城裡洋人造反，這裡查奸細查得緊得很呢。我這裡房飯錢又比別家加倍貴，客官還要自己打算打算的好。」

不磨一聽，便猜知端的，也不理論，便告知那店婆子道：「我就是往北京城裡去放賑的，還有大隊銀錢行李在後面哩。你說房價太貴，我兩個人也不過花了三四塊洋錢罷了。你這裡就拿四塊錢去，好好的代我辦上一桌酒菜，餘外算作房錢，好嗎？」說著，便拿出銀元交付。那店婆子見了洋錢，歡天喜地接著，去預備去了。走到了對面一間灶房，那婆子一時又叫買肉，一時又叫殺雞，正在忙個不了。

不磨踱出，坐在中堂將息片刻。忽見對過鄰舍土房內踱出一個年老婆子，繫著褲腿，撐著杖頭，顛東顛東的走進店來。口裡叫道：「顧大嫂，顧大嫂！生意忙呀？今日招著甚麼好客人，要犯著這樣驚天動地的大忙？我們這條路上，現在是不大有客人來了，偏偏的你這店裡來了一戶好客人。顧大嫂，你真是好運氣！」那店婆子道：「媽媽，今天來的這位，倒不是甚麼客商，倒是一位往北京城去放賑的老爺。」

那老婆子聞之，頓時失色，忙向店婆子耳邊說了好些唧唧噥噥的話。不磨遠遠的只聽得老婆子說道「不是好惹的」五個字，心中頗覺詫異。只見那店婆子兒媳也走近老婆子面前，說了許久細聲的話，也不覺神色驚惶，看看不磨，又看看那老婆子。不磨愈覺駭怪。要想問他一個明白，又不好插嘴。

等到那老婆子顛東顛東的走出去了，那店婆子就搬上酒菜，果然不敢怠慢，格外奉承，送茶送水，加二逢迎。不磨心中悶悶的，吃了飯，叫那店婆子坐下講話，問他：「有何驚惶之事？適才老婆子說了一番什麼話，你們就要這樣畏懼於我？」店婆子道：「客官，客官，我們做百姓的，那裡經得起你老爺們動怒。只求老爺們照應我年老人一些兒，就夠了。」不磨聽了話中有因，愈不肯放手，立逼店婆子說出原委。

店婆子無奈，只得說道：「老爺，老爺，你不必動氣，我說你聽。好在你老爺說的不是在我山東放賑，是到北京去的。老爺不知道，我這山東省不知造了什麼孽，要受這麼大的災。自從遭了捻子之後，年年鬧飢荒、鬧水災，鬧了二三十年，還是鬧個不了，就招來一批一批南邊放賑的老爺們。我們這裡聽見有人放賑，以為可以拯救我們這苦百姓的命。那裡知道來的這些放賑老爺們，都是借著盤查人口為名，處處穿房入戶，吵得人家雞犬不寧。放賑的老爺倒比鬧飢荒還要凶。要是看著人家有了好美貌的媳婦兒，他還要借他去消遣消遣；你要是抗拒他不肯去，老爺們就動了氣，說百姓們鬧賑，請出地方官壓制我們，威嚇我們。可憐見的，我們做百姓的已是連年遭了刀兵水旱之人，那裡還吃得起官司，也只好吞聲忍氣的罷了。」

「老爺呀！你不知道，就是這幾年前頭，我這山東省城黃河東面，利津縣地方，有個村莊，叫做韓家垣。這個地方本來沒有遭甚麼大災。只因韓家垣有位姓薛的富戶，他家裡有一位遠近聞名的美人。這些老爺們聞名而來，偏要尋著他家來吃賑，要想借著檢查人口的時候，看看這位美人。又誰知這位美人剛剛不湊巧，卻在牀上做產婦。這些老爺們看不見了這位美人，心裡便動了怒，以為薛家故意將他藏避。仗著同幫人多，不由分說，就是這麼跑進門去，到處搜查。一搜就搜到薛家兒子牀上，果然看見一個容顏憔悴的美人。這些放賑的老爺，本來是上海來的，就拿出上海打茶團的樣子，一屁股坐在這個美人牀上。薛家的老頭兒、老太婆，看見鬧的不成樣兒，就不答應起來，說是他們借端侮辱，要與放賑老爺們拚命。這些老爺們看看勢頭不好，要弄出人命官司，一哄而去。立時立刻，即在外面對著被難的百姓們說道：『我們不在這裡放賑了！韓家垣薛家大富戶已經答應自行賠賑。你們趕快到他那裡去。』這些被難的百姓一聞此信，便招了無數男男女女，成群結隊，如潮水一般，湧至韓家垣薛家。」

「這薛家方在駁指大罵、怒不可遏之時，忽見一群被難的百姓都跑進門來，張口向他要吃，伸手向他要賑。薛家不知端的，方要向來人辯個明白。那時候人多嘴雜，彼眾我寡，那裡由得他分說。人愈來得多，勢頭愈來得亂，羅囉嗚嗚，上房子的上房子，搶東西的搶東西。由廳而堂而房，遍室皆是難民，口裡胡說：『拿飯我吃！拿錢我用！』吵鬧得驚天動地。豈知禍事臨門，決無平安無事之理。經被難的百姓這一吵，就吵得薛家這一位著名的美人驚惶無措，頓時血暈而死。那些吵鬧的被難百姓，一聞人命關天，大家又復一哄而散。」

「這裡薛老頭子、薛老太婆那裡肯依，抓著幾個為頭的難民，要拚老命，要拉他去見官。又誰知那些放賑的老爺早已聞風而遁，已向利津縣縣太爺說了一面之詞。這利津縣縣太爺是個科甲出身，向來只知道年誼世交，並不知道甚麼週知民隱。聽得這一班放義賑的老爺，都是京城湊來的銀錢，做官的那有不幫做官人之理。等到薛家老頭兒、老太婆來告狀之時，早已預備鬧賑死詐的罪名。將薛老頭兒、老太婆一個連枷加了出來，還要發到鬧事地方枷號示眾。這薛家有冤無處訴，不勝之憤。到了期滿發放之日，不上幾天，兩老羞辱發病而亡。可憐這薛家是個安分百姓，一連禍事糾纏，頃刻化為赤貧。老爺你想，你們老爺都是做官的，我們做百姓的，那裡禁當得起做官的老爺們一怒。我這裡簡慢著老爺，還望老爺高抬貴手，提拔提拔我孤孀姑媳二人，這就是老爺莫大的恩了。我看老爺年紀尚輕，不是輕量著老爺，大約還沒有染著做官的習氣。老爺將來高升了，總要幫幫我們百姓們，不要害百姓們。」

「就是前次薛家遭禍之時，那些放義賑的老爺，好不威武。一到了山東地面，就先挽出人來，要縣太爺預備公館。還要掛燈結綵，說是地方上迎接，不許說是勒索；要是有說出來的，准保他做官做不長久，借著事兒，被參而去。也有些地方官曉得這些放賑的老爺來歷，格外巴結，竟把他當做上司過境的一樣辦差。那些放義賑的心裡樂的不得了，就替他搭上保舉。還替他寫信到京裡皇帝跟前，多說好話，格外重用。因此上，這班放義賑老爺，到了一個地方，就如狼似虎的耀武揚威，無人不欺，無惡不作。雖是打

著一個天下極美的放義賑的牌子，卻是一個個借此聚斂他人的錢財，要想為自己子孫種福。還有想從中漁利，賣脫捐票，以為請獎地步。還有借著捐款放利錢，抽些蠶頭，做個發財生意。

「即如那年蒲台縣地面，被水最重，一個城池，四面皆水，縣太爺的衙門，變作龍王爺水晶宮一樣。家家哭哭啼啼，正在無法可施，盼望救命人不到的時候，忽聽得來了個放賑老爺，官商紳民，一個個歡喜不盡，彷彿得了恩赦一般。誰知這蒲台縣縣城，因為災情過重，衣食難周，人人鬧得神魂顛倒，卻忘了準備公館，掛燈結綵，迎接放義賑的老爺。那放義賑的老爺們就動了氣，不肯放賑。心裡要想尋這地方官兒的差錯，就此逃脫一關。當時立對地方官打著官話說道：『咱們帶來的都是銀子，沒有預備銅錢。我看貴縣地方，災地過大，大約也得兩萬銀子方夠使用。就煩貴縣到錢舖子換上錢來，每兩銀子須要換得大錢一千五六百文。咱們這錢是捐來的，不能夠隨意克價，少了是不夠花的。再者，咱們望前一路去，沒有換錢的地方了，還得貴縣出力，幫一個忙，再替咱們換上三萬串。一共六萬串，來換我的四萬銀子，也就將就些兒罷。我帶來的銀子，是在山東地面上花。貴縣是山東地方官，我是外省人，尚且捐了銀子，到山東地面來花，料想也不好意思剋扣咱們的。此刻撫台統知道咱們來了，貴縣不必推辭，就此去照辦罷。馬上分派差役，去到各處各地錢舖，湊集齊了，送到咱們寓所，以便早早分散各災戶災民。咱們銀子還在路上，第二批朋友們帶著。明後日到了這裡，自然照算還他四萬銀子就是了。貴縣不必擔心，快去快去。要是遲了一天，百姓越發死的多了。那可是貴縣自誤，卻不用怨咱們放義賑的了。』

「那蒲台縣縣太爺一聽，便知放義賑的老爺都是拿大題目嚇他。他待想不受，發作一番，又恐怕誤了百姓們的生命，只得忍氣吞聲，和顏悅色對著放義賑的老爺說道：『敝縣處於偏僻，受災十分情重。既蒙諸公惠臨，這就是蒲台縣縣中百姓大救星，算得真是一個萬家生佛了。諸公既發善心到此，還求格外體諒體諒。敝縣平日民情樸素，民間均以貨物交易，甚少銀錢來往。諸公到此，要交給我四萬銀子兌換六萬串制錢。無論平日市面如何，即算民間十分富足，今日已是滿城皆水，澤國汪洋的時候。百姓的生命財產，尚且無一留存，又從何處搜括六萬串制錢，來供給應用？況且山東銀價向來與北京一樣，每兩銀子不過換到一千二三百文，諸公從江南行至山東境界，那有不知之理？何獨於敝縣一區，過於厚望。諸公是讀書明理，也是做過官的人，何必如此苛求？還求格外原諒。』

「這些放賑的老爺不聽猶可，一聽便怒氣沖天，厲聲對蒲台縣縣太爺說道：『你這無用的東西！真是萬惡滔天，天罰不赦的糊塗官！怪不得這蒲台縣的地方，遭上帝之怒，全城變為魚鱉，連累這百姓們受苦。你說你這地方找尋不出六萬串錢，難道這百姓們一個錢不用的嗎？這話誰人相信！咱們鎮江、上海地方，不要說六萬串，就是六百萬串、六千萬串，一時也湊得齊集。雖是這受災的地方，比不得咱們鎮江、上海，難道六萬串錢都沒有了麼？你不過偷懶，不肯盡心罷了。還說咱們不肯體諒，不肯容情！呵，呵！是了，是了！想必你是一個做知縣的大老爺，看我們不起，厭煩咱們來到貴縣查問災情，恐怕到上司前替你出丑，故而想出法子，種種阻難，要驅逐我們出境。咱們走罷，走罷！』就忙到縣太爺面前，打上一躬，又說道：『衝撞了，衝撞了！咱們走了！本來咱們不是這山東省城候補知府道台，那裡配托貴縣辦事？咱們是多事了。拿了銀子，不曉得自家去用，要到這山東地面來花！』一面說，一面走。

「氣得這縣太爺有口難分辯。將要指駁時，忽見受災的百姓一齊來到面前，成千累萬，圍立水中，發了一片哭喊之聲，撲通撲通的都跪在水裡。聲稱要縣太爺轉求放義賑的老爺們，放米造飯，不敢領錢受賑。放義賑的老爺執意不肯，極口說道：『我這裡有銀子，並沒有糧米。』這些哭喊的百姓忽又大聲說道：『現在東門外已有泊定米船。有人打聽來了，都是放賑的老爺們帶來的私貨。只求縣太爺作個保人，挽留一萬擔米糧。我們受災各戶，情願立個限狀，只待水退之後，便賣兒鬻女的賠還放義賑的老爺們就是了。』放義賑的老爺們一聞此信，相顧失色。」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評：

店婆子所說一派市井之言，儼然如畫。洋人造反，尤為形容得出。

寫店婆道鄰女之語，又是一樣寫法。

寫店婆子兒媳神情畢現，栩栩欲生，的是一個無識的舉動。

店婆子說百姓們難當老爺們一怒語，可慘。

老爺年紀輕，不染做官的習氣，的是世家人風度，不是俗吏排場，足見不磨家教。

天下極美的牌子，從此弄壞了，可歎可惜。